

春来了 思念长出新芽

■兰秋艳

战“疫”进行时

武汉早春的小雨，淅淅沥沥，下个不停。

吃饭的间隙，我们无意中发现泰康医院的小树露出了新芽。这抹新绿，让我们医疗队的官兵充满了欣喜。

这是我随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抵达武汉的第15天，也是小女儿嘉薇3岁的生日。趁着吃晚饭的时候，我打开微信，与家人视频聊天，这是我最近一直保持的一个习惯。本来答应嘉薇，生日时带她去游乐园，但现在只能通过视频送上祝福。远在千里的我，难免内心隐隐有些酸楚。

我的脑海里，突然闪现那天接到集结通知的情形。还不太懂事的两个女儿，并不明白这次出征意味着什么。小孩子鲜有离别的伤感。13岁的大女儿嘉欣，在微信朋友圈里炫耀：“我妈妈要去湖北一线啦。”看我收拾行装，小女儿嘉薇一脸稚气地问我：“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前往医院集结时，已经是凌晨1点。家人都没有睡觉，帮着我收拾完东西，送我到电梯口。在电梯门将要关上的时候，小女儿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。我没敢多看，赶紧扭过脸去，躲在已关到一半的电梯门后，任由泪水流下脸颊。听着小女儿的哭声越来越远，我在已经到达一楼的电梯里足足调整了两分钟。

到医院后，我给爱人发了一条短信：“今天下午就要离开乌鲁木齐了。”我知道，他作为单位主管，正忙碌在部队疫情防控一线，这条信息他可能当天也来不及回复，更不会赶时间前来送别。结婚多年，我们平淡如水的日子，那时却无比清晰地映射在我的脑海中。

临近出发，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：“我来给你送行了！”

在医院门口，我们短暂地相聚了18分钟。我们话不多，也没有离别的伤感，但从他充满血丝的眼睛和欲言又止的模样中，我读出了他想要对我说的千言万语。我们就这样凝望着彼此，直到同事提醒我该走了，才匆匆带上行李，踏上前往机场的车。

女儿生日，他应该很难抽出时间回家。我也只能匆匆给家里打个视频电话。视频中，婆婆按照老家的习俗，给小女儿煮了鸡蛋，做了长寿面。没有生日蛋糕，小女儿依然很高兴，不停地问：“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只好应声说，“妈妈很快就回来了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下来。面对疫情，面对可能的风险，我没有畏惧，也没有感到多么辛苦。但面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，又因为防疫需要经常独处一室，我内心深处的柔软，难免被触动。

每次的视频时间，总是匆忙、短促，我来不及告诉孩子们，自己有多思念她们；来不及告诉她们，妈妈一直都想成为她们的榜样，想用自己的行动给她们上一课。我还想让她们懂得，有国才有家，只有国家安康，我们才能幸福生活……

马上就要开始新一轮的“战斗”了。希望战“疫”胜利的那一天早点到来。等到那时，我要为我的小嘉薇，补一个“豪华”的生日派对。

(高群整理)

版式设计：龚瑞



家人

冬日的一个早晨，天还未亮，我们跟随湖南省炎陵县林场的武装干事老杨，爬上海拔1381米的瑶山羊角仙峰。在峰顶的一座土坯房前，我们见到了身着迷彩服的胡小雄。他的妻子欧阳仙桃在门前喂鸡，一条黑狗围着他俩撒欢。得知我们想随他巡山时，胡小雄将日记本揣进挎包，与妻子率先出了门，那条叫阿旺的黑狗跑在前面。

那天，胡小雄挥舞着砍柴刀在前面开路，沿途查看有无火灾隐患、盗砍树木。我们跟在他身后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

1987年底，退伍回来的胡小雄，成为民兵应急分队的队员。他顶职退休的父亲胡六斤，进入炎陵县国有林场。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政策后，胡小雄成为瑶山的护林员。

瑶山地属高寒山区，每年冬季有60多天的冰冻雨雪天气出现，春夏之交巡山时，常会遇见泥石流或山洪。护林点在瑶山深处，几间土坯房，既不通公路，也不通水电。当初和胡小雄同来的护林员陆续离开，最后剩下胡小雄一人。

“我也想下山，可这片山林谁来守？”望着亲手栽的小树，胡小雄打心眼里舍不得。他觉得自己端了“公家”的碗，就要把山林守好。

守护这片山林并不容易。胡小雄巡山最远的地方，往返一趟要三四天。遇上回不来的日子，他就住农家，吃糙饭。1994年，胡小雄被检查出患有糖尿病，林场打算给他换个轻松点的岗位，胡小雄回复了一句“舍不得”，又拿起砍柴刀巡山。

途中，我们好奇地翻开了他随身带的日记本，有一页上面写着：“今天我去红军坟时，又见着那只水鹿了。我朝它

喊一声，它回叫一声……”胡小雄告诉我们：“这头水鹿喜欢栖息在红军坟旁的小树林里……相处久了，它竟也不怕我了。”当年，在战斗失利突围时，18名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倒在这里。部队匆忙撤退时来不及掩埋，将战友留给了大山。胡小雄的祖父胡仁善，和乡亲们悄悄在密林深处挖了个大坑，将18名烈士合葬。以后每逢清明、岁末，胡仁善常来祭扫。胡仁善去世后，扫墓的任务传给了儿子胡六斤。胡小雄接替父亲当护林员后，也和父亲一样，每年去祭扫。以后，欧阳仙桃也加入进来。

到了红军坟，果然林中有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我们。胡小雄说，它就是那只水鹿。

离开红军坟，我们来到一处山坡上休息。欧阳仙桃拿出准备好的午餐，大伙席地而坐。吃饭时，胡小雄夹了个荷包蛋给欧阳仙桃，又丢了一点给阿旺。胡小雄说，他曾养过一条白狗，也叫阿旺，是眼前这只黑狗阿旺的娘。白狗阿旺陪伴了他多年。每当天色渐晚，看到胡小雄因疲倦而放慢脚步时，它就会用嘴咬他的裤子，让他快走。让胡小雄刻骨铭心的是，白狗阿旺曾救过他和欧阳仙桃的命。

1995年仲夏一场雨后，胡小雄带阿旺去巡山。突然听到有人呼救，原来是到山里采笋的欧阳仙桃被蛇咬了。胡小雄急着赶去救她，却因为路滑，一脚踩空，滑下山洞。情急中，胡小雄抓住一根藤条。没想到，附近是蛇窝，一条黑褐色斑纹的毒蛇吐着信子朝胡小雄游来。吊在崖边的胡小雄避无可避。突然，一道白影斜刺冲向毒蛇，一口咬住毒蛇，原来是阿旺。毒蛇负痛，放弃了胡小雄，返身一口咬住阿旺，阿旺立刻全身抽搐起来。胡小雄趁机爬上崖壁，手起刀落斩掉毒蛇的头……蜷缩在胡小雄怀里的阿旺，没过多久便咽了

气……从此，胡小雄只要看到黑狗阿旺，就想起白狗阿旺，心头就会流泪。

那时，欧阳仙桃被蛇咬伤的脚腿肿胀发黑，人已渐昏迷。从小跟父亲学过采药的胡小雄简单对她的伤口处理包扎后，背上她飞奔下山，送到6公里之外的村卫生室。医生说，要是再晚一点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伤情稳定后，欧阳仙桃念叨着没有干完的活。胡小雄没说话，赶回去帮她将笋送到她家后，又返回卫生室照顾欧阳仙桃，并送给她一捧刚采摘的山里红。

从那以后，欧阳仙桃每有重活的时候，胡小雄都主动帮忙。一来二去，两人情愫渐生。欧阳仙桃父母得知后，劝她不要意气用事，甚至托人给欧阳仙桃介绍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对象。欧阳仙桃没有同意。当年12月31日，胡小雄和欧阳仙桃买了一些瓜子和糖果，邀请了几个亲朋好友和同事，在那座土坯房里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。

后来，林场招聘欧阳仙桃为护林员，与胡小雄共同守护瑶山。从此，每当瑶山露出曙光，欧阳仙桃就随胡小雄巡山、种树。一把长柄砍柴刀，两把锄头，一只装干粮和药的挎包就是他俩巡山护林的日常装备。由于欧阳仙桃血糖低，易晕眩，胡小雄出发前会给她煮两个荷包蛋。

巡山途中有苦也有乐。“这里的山泉会唱歌，这里的云朵会开花。”在胡小雄看来，有妻子陪伴，瑶山处处都是美景。山上网络信号差，巡山小憩时，胡小雄和欧阳仙桃就“斗地主”，输了还贴纸胡子。

2001年冬天，欧阳仙桃随丈夫巡逻到海拔1651米的马脑峰时，突然一头栽倒在地。胡小雄背着她徒步6个多小时下山，在公路边拦了一辆货车，将欧阳

瑶山灯火

■徐兆纯 陈运刚 华山



图①：湖南省炎陵县瑶山林区，胡小雄正在巡山。刘行摄



图②：2018年，胡小雄被评为“全国林业系统劳动模范”，到北京参加颁奖典礼。会后，胡小雄与妻子欧阳仙桃来到天安门前，合影留念。宁梓潼摄

仙桃送到县医院。诊断结果出来了：劳累过度的欧阳仙桃左颌下有个淋巴瘤，要尽快切除。手术后，胡小雄在家照顾了欧阳仙桃3天，又去巡山了。怕欧阳仙桃一个人寂寞，胡小雄托人为她买了一部便携式音乐播放器，让她听听歌曲打发寂寞。临行时，他握着欧阳仙桃的手，轻轻说：“山上还等我呢！”欧阳仙桃望着丈夫，流着泪点点头。

我们问欧阳仙桃，还想让胡小雄继续巡山吗？她眼泪“哗”地一下出来了：“他守了三十多年山林，你要让他不去，他会受不了的——家是他的心，瑶山是他的命啊！”欧阳仙桃真的是最懂胡小雄的人。

在胡小雄那本发黄的皱巴巴的日记本上，记满了客家山歌：“高山起云遮住山，狗尾草缠住钓鱼竿。三天不见你的面，当得不见几十天……”欧阳仙桃偶尔会偷看一下日记，这些话她似懂非懂。胡小雄说：“那是唱给妻子的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眼中有泪。

家庭秀

爸爸/小鹰张开翅膀/向你飞来啦
拥抱过后/我要穿过/寂静的阳光/蓝色天空下/晶莹的峰
飞进/你的绿色军营
呼啸的山风/翻滚着层叠的云海/我也不害怕

定格

蔡玉亮是武警某部交通第三支队工程师。春节前，3岁的女儿蔡佳琳跟着妈妈从山东老家来西藏探亲。周末，父女俩在营区玩耍。小佳琳从训练架上张开双臂，扑向爸爸的怀抱。

图/陆文凯 文/轶雪

那年那时

记忆里的远方

■张池

在那个不大的院子里，有父亲，还有他的炊事班。

父亲曾是炊事班班长。他所在的炊事班后面，长着一排年数很久的梧桐。儿时，我从树荫下走过，总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树枝上悬挂着的铃铛似的绒球。夏天，绒球是绿色的，硬硬的，捏在手里可以当作与小同伴玩闹时的投掷武器。秋天，绒球渐渐枯萎，不再坚硬。如果不幸掉落在我的脚下，我便毫不留情地将它们碾碎。只是，风一吹，鞋子上、裤腿上面会沾满绒毛，痒痒的，是它们给我这个“调皮鬼”的惩罚。

那个小院异常安静，一些小孩子会整天哭闹着要回老家。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，一张大床、一个床头柜、一台黑白电视便是所有的家具。其他房间里也住着像我们一样的家庭，哪屋的小两口吵架了，其余人会立刻簇拥过去劝解。至于为何吵架，归根结底还是不适应过分安静的环境，总得找一些小事发泄。

那时候，父亲每天在炊事班的灶台旁忙碌。我有时去找父亲，他还忙不完，班里的战士们便会将我拉到一边，给我“惊喜”：一个煮鸡蛋、一碗八宝粥、拳头大的甜粽子……我最喜欢吃的是父亲做的肉包子：包子皮白软得像棉花糖，里边的肉馅儿抱得死死的，轻轻掰开，全部滑进另一半的皮中。那肉馅烫嘴的温度，我至今记得。

长大后，我也参军到部队。父亲则在退伍后，渐渐把家里的灶台，变成自己的“演兵场”。我每次放假回家前，他会打来很多电话，反复问我，几点到家，想吃什么。

“爸，我在部队吃得挺好的，你炒俩青菜就行了。”

电话中，他通常会顺着我不再多问。只是等我到家后，炖羊肉、红烧排骨、酱牛肉总会摆满一大桌。饭后，我只能揉着快撑破的肚皮，补上一句：“爸，其实炒俩青菜就行了。”

父亲经常说，做人如做菜，要拿准火候，切好分寸。他总拿炒土豆丝给我打比方，刀功不到位，就会切得粗细不一；不懂运用火候，土豆丝就容易半生不熟。

现在，我所在营的炊事班，墙壁上贴着光洁的白瓷砖，菜筐里装着各类蔬菜瓜果。在这里就餐时，我会静静享受它带给我的遥远归属感。我想起儿时那个院子里的梧桐树，吵架的小两口，充满惊喜的炊事班，肉包子以及远方惦记着我的父亲。



母亲和“彭老爷”的温暖岁月

■彭博

岁月有情

“儿子你听，我又和彭老爷拌嘴了，好玩不？”手机屏幕那头，传来母亲“咪咪”的笑声。

这时，经常被母亲调侃为“彭老爷”的父亲，会站在母亲身后，提高嗓门大声说：“这种事怎么能跟儿子说呢！”每周六晚，我与父母的视频里，都会上演这有趣的一幕。

母亲和父亲是经姨妈介绍认识的。上世纪80年代，父亲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后，来到某军事院校工作。他虽然身负重伤，但意志坚强，身上那股子乐观坚韧的精气神感动了同在院校工作的姨妈。于是，姨妈做起月老，为父亲和母亲牵线搭桥。后来，母亲爱上了憨厚勇敢的父亲。父亲也从母亲身上感受到开始新生活的希望。

1998年，长江中下游暴发特大洪

水，工程兵指挥专业出身的父亲随部队前往湘江沿岸进行抗洪。父亲一去，几天几夜没有消息，母亲心急如焚。但在家里老人和年幼的我面前，母亲始终保持镇定，照常打理一日三餐，撑起家里的半边天。一天夜里，我问母亲：“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？”母亲眼圈一红，一把将我拉过来，抱得紧紧的。夜里，我被尿意憋醒，看见母亲坐在床边，流着泪，看着远方出神。

抗洪结束后，得知队伍要回来，我们住的大院里锣鼓喧天。母亲抱着我，踮起脚尖在人群中张望，不放过队伍里的每一个面孔，好半天才找到走在队伍后边、腿脚不便的父亲。父亲胸前戴着大红花，身上的迷彩服却脏兮兮的。母亲哭着抱住父亲：“你怎么才回来啊！”我至今记得，那天回到家中，母亲一边埋怨父亲数日没个回信，一边搓洗那件迷彩服。

父亲的眼睛当年被地雷炸伤后，只剩左眼有些许视力，看东西十分吃力。每次吃饭时，母亲会提前将父亲喜欢的菜夹到他碗里，让父亲吃得省心。看着父亲吃得香甜，母亲的脸上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对于母亲的细心体贴，父亲都铭记在心，只是拙于表达。每当有好菜时，父亲总会让我多夹些，藏在母亲的碗底，给母亲一个惊喜。周末，父亲起床后，会将卧室门轻轻关上，让母亲多睡会儿。我曾问父亲：“为什么不让我睡懒觉，妈妈就可以？”父亲笑笑说：“你妈一年到头照顾咱俩父子不容易，没有几个懒觉可以睡，现在有机会还不让她多休息一会儿？”

几年前，父亲生了一场大病，住进医院。母亲干脆将家搬进病房，衣不解带地照料父亲。3个月后，父亲因为营养太好，反倒胖了一圈；母亲却因为操劳过度，体重降到了不到一百斤。望着发福的父亲，母亲打趣道：“老彭啊，你每天过着‘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’的生活，就像古代的老爷，以后就叫你‘彭老爷’吧！”

2017年，父亲退休了。同年，我奔向部队基层一线。父亲偷偷告诉我，我走后，母亲常在家里有些无奈地说：“好不容易盼回来一个，没想到又走一个。”

母亲想念我时，父亲就给母亲按摩捶背，大喊“殷勤”：“这不是我们光荣之家的优良传统嘛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你真有闲心，不如花点心思给儿子找一个像你这么能干的媳妇。”

今年妇女节前夕，我送给母亲一束鲜花。母亲抱着鲜花，转头看向父亲：“彭老爷，你看儿子每个节日都记得我，咱俩结婚快三十年了，你怎么连一句‘我爱你’都没说过？”

父亲脸一红，说：“老夫老妻这么多年了，那种话怎么说得出口！”随即，父亲赶紧双手奉上自己的工资：“老婆，儿子送的鲜花好看，不如我的实在啊！我这是有钱‘花’，随便‘花’。”

母亲和父亲相濡以沫，携手走过了29年风风雨雨。没有惊天动地、海誓山盟，却在这烟火人间，过得踏实幸福。